

Anthony Marra

# 生命如 不朽繁星

A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

[美] 安东尼·马拉 著 苏秦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nthony Marra

# 生命如 不朽繁星

A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

[美] 安东尼·马拉 著 苏秦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 A Novel

Copyright © 2013 by Anthony Marra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Hogarth, an imprint of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garth,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7-2016-3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如不朽繁星/(美)安东尼·马拉(Anthony Marra)著,苏秦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80-1943-9

I. ①生… II. ①安…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9155 号

生命如不朽繁星

[美]安东尼·马拉著

Shengming Ru Buxiu Fanxing

苏秦译

策划编辑:亢博剑 薛 蒂

责任编辑:薛 蒂

封面设计:喃 风

责任校对:祝 菲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310千字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父母与妹妹

这幅死亡的景象，让我想起在彼犁耙翻耕的田野之中，那株  
已经被碾得粉碎的菊。

——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

# 目 录

---

##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S

### 第一日与第二日

---

|     |     |
|-----|-----|
| 第一章 | 2   |
| 第二章 | 27  |
| 第三章 | 36  |
| 第四章 | 50  |
| 第五章 | 75  |
| 第六章 | 95  |
| 第七章 | 103 |
| 第八章 | 122 |
| 第九章 | 133 |

---

## THE THIRD DAY

### 第三日

---

|       |     |
|-------|-----|
| 第十章   | 136 |
| 第十一章  | 159 |
| 第十二章  | 169 |
| 第十三章  | 187 |
| 第十四章  | 195 |
| 第十五章  | 201 |
| 第十六章  | 206 |
| 第十七章  | 221 |
| 第十八章  | 227 |
| 第十九章  | 267 |
| 第二十章  | 274 |
| 第二十一章 | 277 |
| 第二十二章 | 290 |
| 第二十三章 | 299 |

---

## THE FOURTH AND FIFTH DAYS

### 第四日与第五日

---

|       |     |
|-------|-----|
| 第二十四章 | 310 |
| 第二十五章 | 329 |
| 第二十六章 | 347 |

|       |     |
|-------|-----|
| 第二十七章 | 356 |
| 第二十八章 | 366 |
| 第二十九章 | 376 |
| 作者附记  | 379 |
| 致谢词   | 382 |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S

第一日与第二日

## 第一章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

哈瓦娜缓缓从满是浪花的睡梦中醒来，这是联邦军烧毁她家、绑走她爸后的第二个早晨。在她穿衣的时候，艾哈迈德一直在卧室门外踱步，他整夜都没合眼，窗外的天空逐渐变亮，太阳终于从东方升起，他从未感觉黑夜这么漫长，天亮得如此慢。女孩走出卧室，她才八岁，神情却比容颜苍老，他拿起她的皮箱，她跟着他走出大门。他带着女孩走到大街中央之后，才抬头看看曾属于她的那个家。“哈瓦娜，我们该走了。”他说，可是谁也没动。

他们就这样站着，凝视着对面那一大片平坦焦黑的灰烬，靴边的白雪在悄悄地融化。被火吞噬过的灰黑雪地里还不时地冒出几朵橘红色的余烬，嘶嘶作响，而其他的地方只见一片焦土。为了让女孩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卧室，艾哈迈德帮杜卡一起加盖的那间小屋，到现在还不到七年。从绘制草图，劈砍树木，然后切割成一块块木板，直到搭建出一间卧室，都是他亲力亲为。杜卡许诺，将来如果艾哈迈德有了小孩，他一定也会帮忙搭建房屋，艾哈迈德只是说声谢谢，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家。门关上的一瞬间，他哽在喉头的痛楚马上化为一声哽咽。当年他扛着树行走了

四十米，从森林走回村中，指关节上都起了水泡，腋下也阵阵抽痛，他花费了好几个月去设计，又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筹划，那间耗费了大量时间建设的小屋，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消失殆尽，只剩下铁钉与铆钉、铰链与门板，渐渐随着火光直冲云霄。大火也吞噬了杜卡家中具有独特风味的珍贵小物件，比如摆在小圆桌上的那组手雕棋盘，当棋盘转动时，矮胖的国王就从一侧摇晃到另一侧，好像一个半醉后勉强能够站稳的男人，杜卡将之命名为“叶利钦陛下”(Boris Yeltsin)。还有那只画了藤蔓花纹的陶瓷花瓶和一个可以播放卡带、带有长天线的收音机，若是架在电话簿上，天线刚好可以刮过天花板，但是长度依然不够，除了滋滋的杂音之外，收听不到任何音讯。还有那本已经保存了85年的《古兰经》，是杜卡祖父从麦加买回来的，紫色的封面上印有草书，字字龙飞凤舞。这一件件物品全都遭到大火吞噬，无情的烈火是无法辨认什么是真主的话语、什么又是苏俄普查局的记录的，于是《古兰经》和电话簿在烈焰中化为一团烟雾。

女孩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他想要把她扛在肩上，冲向北方，直到村庄没入林中，只是在烧焦的木板之前，他提不起精神，说出任何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没力量握住女孩的手、移动脚步、走向他想要前进的方向。

“那是我家。”她的声音打破两人之间的沉默，那个声音就好像是他在一个空荡的通道之中听到的唯一的声音。

“不要这么想了。”他说。

“怎么想？”

“不要再以为那还是你家。”

他帮她系上鲜橙色的头巾，皱着眉头看着她脸颊上一枚被烟熏黑的指纹。昨晚联邦上门之时，他只能躺在床上，眼睁睁地听

着窗外的动静。首先是柴油机低沉的运转声，这种隆隆的声音，比枪炮声更加骇人。接着传来一句句俄语，他来到客厅，鼓起勇气拉起窗帘下摆，从玻璃窗的一角看过去，车的灯光划破黑夜，四个矮矮胖胖、大腹便便的士兵从卡车里走出，其中的一位正拿着装满伏特加的酒壶喝得痛快，每每摔倒，他就大骂地上的积雪。在这名士兵前往海参崴兵役中心报到的那个清晨，家中的老祖父告诉他，多亏伏特加常年的麻痹功效，否则自己早已葬身伏尔加格勒。这名士兵，因为常年使用牙膏涂抹青春痘，脸上如月球表面般坑坑洼洼，所以伏特加也喝得更凶。艾哈迈德站在客厅里，想要大叫、敲锣打鼓，甚至打开照明灯来提醒别人，但是士兵们已经穿过了大街，到达杜卡家门口了，即使他现在求助那台坏了十余年的电话，也是无济于事了。他们敲击着大门，然后一脚把门踹开。手电筒的光影穿过大门，沿着墙壁闪动。这绝对是艾哈迈德这辈子最漫长的两分钟，然后士兵们架着杜卡再度现身。杜卡的嘴被胶带封住，他挣扎着呻吟，胶带上便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皱纹，之后他头上被套上了黑布套。

可是哈瓦娜在哪里？艾哈迈德的额头冒出一颗颗汗珠，双手已经没有了知觉，沉重无比。士兵们拽住杜卡的肩膀和皮带，跌跌撞撞地把他推进了卡车后座，车门被用力关上，艾哈迈德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种轻松马上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对自己的憎恶，因为他还活着，平安地待在自家客厅，而杜卡却被架到离他不到二十米的卡车里，双脚踏入地狱。卡车的保险杠上方用白漆清晰粉刷出号码 02，它表示了卡车即将驶往何处，这辆卡车隶属内政部，这也意味着杜卡被逮捕是没有正式授权的，而将来也不会留下任何逮捕记录，当然也说明了他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

“女孩在哪里？”士兵们互相询问着。“她不在这里。”“如果她藏在地板下呢？”“她没有。”“查看一下，以防万一。”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拧开酒壶壶盖，踉踉跄跄地走进杜卡家。不一会儿，他回来大门口，往后丢了一根火柴，关上大门。火焰一下就吞噬了门边的窗帘，玻璃窗板熔成一团，凝结在窗台之上。

哈瓦娜到底在哪里？卡车终于开走，火势已经蔓延到墙壁和屋顶。等到车尾灯的灯光缩减到如同樱桃一样的大小，艾哈迈德才走到对街。他绕着大火跑了一圈，进入屋后的森林。他的靴子踩过冻僵的矮树丛，火光隆隆，他几乎数得出树干的年轮。女孩躲在屋后的树木之间，脸蛋在火光中一闪一闪。灰烬沾污了她的脸颊，泪水流过之处，留下一道道苍白的泪痕。“哈瓦娜。”他大喊。她坐在皮箱上，她却一直不回应。艾哈迈德把她拥入怀中，抱着她走回自己家，好像抬着一堆散落的木杆。他拿微湿的毛巾抹去她额头上的灰烬，让她躺在他病弱的妻子身边，帮她盖上被子，接下来他却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可以走到门外，朝着焚烧的屋子丢掷雪球，他可以在女孩身边躺下，让她感受两个大人的体温，他可以沐浴净身，俯卧祈祷，但他先前已经做了晚祷，如果每日祈祷五次依然挽救不了杜卡的屋子，再多做一次，火也无法扑灭。他走到客厅的窗前，拉开遮光的窗帘，看着他帮忙建设的屋子消失在融融火光之中。而现在他绑紧女孩的鲜橙色头巾，晨光之中，看到她脸颊上印着一个手印，他并没有理会，因为那可能是杜卡留下的印记。

“我们要去哪里？”她问。她站在昨晚留下的轮胎印上，沟印已经蒙上冰霜，积雪沿着两侧延展。艾哈迈德没想到会碰到这种局面。他无法想象联邦军为什么带走杜卡，又是为什么追捕哈瓦娜。她站起来个头顶多只到他的肚子，最多只有一篮柴火那么

重，可是在艾哈迈德面前，她看起来就是个巨人，令人不知所措，而他注定会让她失望。

“我们要去市立医院。”他说，暗自希望听起来具有说服力。

“为什么？”

“因为医院很安全。大家若是需要帮助，就会到医院去。而且我在那里有个朋友，我认识另一个医生，”他说，即使他只知道她的姓名，“她会帮我们。”

“怎么帮？”

“我打算问她可不可以暂时收留你。”他在说什么？就像他大多数的点子，这个打算在他脑海里不停地跳跃，但是说出口的话就如同一只不会飞的小鸟，砰一声摔到地上。女孩皱皱眉头。

“他不会回来了，是不是？”她问。她专心盯着放在两人之间的蓝皮箱，在八个月之前，爸爸就吩咐她收拾好皮箱，皮箱一直摆在衣柜里。昨天晚上，在联邦军破门而入之时，爸爸猛然把皮箱塞到她手中，用力把她推出后门。

“是的。”

“你怎么知道？”她并不责怪他，但这话听起来却像是指控。难道他的医术如此差劲，即使这只是一个假设，她也不愿把他爸爸的性命交付到他手中？

“我们应该会平安的。”他说。“设想他不会回来了，这样比较保险。”

“但是如果他回来了呢？”

层层眷恋缠绕成这么一个问题，他几乎无法应对了。万一她哭了呢？要是忽然之间，她就泪流满面了，该怎么办？他怎么安抚她，让她不哭？他必须让她冷静下来，自己也保持冷静；

恐惧这个东西，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可能会在两人之间迅速散布，传播速度甚至超越病菌，这点他非常清楚。他摆弄着她的头巾，也不知道为什么，头巾逃过了烈火的袭击，颜色依然鲜橙，好像刚从染缸中拿出来一样。“如果他回来了，我会跟他说你在哪里，这听上去不错吧？”

“是个好主意。”

“没错，的确是。”艾哈迈德说，这下两人总算有了共识，他的心情不禁放松下来。

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村中的主道“爱尔达林间支道”缓慢地前进，两人的足迹承续卡车留下的轮胎印，继续往前延展。道路两旁矗立着一栋栋房舍，他不大清楚这里的具体地址，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哪户人家住在哪栋屋舍之中。在一扇没有钉完木板的窗户里，迅速闪过一个人影，随即消失无踪。

“把你的头巾裹紧点。”他指示她。他几乎一辈子都是住在爱尔达，只是因为要在医学院读书，不得不离开家乡几年。但他再也不相信村中的乡亲。两百年来，从沙皇统治到苏联当权，宗族制度始终屹立不摇，但却在独立运动的战乱之中全盘瓦解。1999年，不具法律效力、几乎难以带来和平的停战协定正式破裂，烽火再起，村中各个宗族饱受战乱，忠诚度消磨殆尽，人人自顾不暇，眼中只有自己的儿女。伐木是村中唯一的产业，但是第一阵炮弹从天而降之后，伐木业也不得不终止生产，稳定的收入断了，那些没有能力生活的村民，只好靠帮造反军走私枪械，或是帮联邦军探听情报，求得衣食温饱。

行走之时，他紧紧搂着哈瓦娜的肩膀。这个女孩始终坚强，从来都不会如此悲观地直接认命。她噗噗啪啪地往前走，每走一步就踢一下积雪，为了逗她开心，艾哈迈德悄悄跟她讲了一个笑

话,笑话是关于一位眼盲的伊玛目和一个耳聋的妓女,虽然不太适合一个八岁的小孩,但是艾哈迈德只记得这个笑话。然而她并没有笑,但是她还是听了进去。他拉上她那件蓬蓬外套的拉链,外套里面是件厚厚的运动衫,英国曼切特一家五兄弟曾穿着这件运动衫保暖,排行老六的六岁男孩坚持行善,把运动衫捐给学校的红十字会,这样一来,他妈妈就不得不帮他再买一件。

村子的尽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树木渐渐占据了道路,他们经过一幅一米高、钉在树干上的人物肖像。在两年前,有 41 个村民都在同一天失踪了,艾哈迈德在 41 块三夹板上画了 41 幅画像,并做了防水处理,悬挂在村中各处。眼前这幅肖像是个美丽而又自恋的女子,艾哈迈德帮忙接生了她的二女儿,但是这么多年,她却没有支付一分钱医药费,即使他一再地催债。她被绑走之后,他在她的肖像上画一根鼻毛,从她左边的鼻孔弯弯曲曲地冒出来。完工之后,他朝着这名虚荣的女子笑笑,与她的鬼魂言归于好。她看起来像是一个遭到斩首的女巨人,从树上盯着他们。不久她将缓缓消失在树林之间,只不过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以及一张嘴巴。

周围是丛林耸立,光秃秃的桦树宛如骨骸,一圈圈灰色的树皮从树干脱落。他们走在小道一侧,冻僵的矮树丛从此延伸,遮蔽了路面的碎石。坦克是开不进这里的,踩到地雷的概率也不会那么大了。但他依然谨慎,一直观察着结冰的地面是否突起。他走在女孩前面几米,以防万一。这个时候,他想起另一个笑话,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害了相思病的指挥官,但他并没有将它说出来。她的脚步变得缓慢,他带着她走进森林,继续走了五分钟,来到一个从路上看不到的隐蔽之处,地上有块已经被砍伐的原木,他们坐下休息,哈瓦德想要看看她的皮箱,他把皮箱递给她,她打开皮

箱，静静地清点里面的物品。

“皮箱里装了什么？”他问道

“我的纪念品。”她说，但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他解开包着一块黑面包的白手巾，把干硬的面包分成大小不等的两份，递给她一块分量较多的。她吃得很快。饥饿感早已侵袭了他的肠胃，他早已习惯那种烧灼的感觉。他慢慢进食，用舌头把那一口面包卷成椭圆小块，含在嘴巴内侧，好像是在吃一颗消炎药。如果面包无法填满肠胃，最起码应该可以塞满嘴巴。他还没咬下第二口，女孩的面包已经消灭过半了。

“你不应该这么快地吃下去，”他说，“这样你的肠胃尝不出味道。”

她默不作声，思索一下他的逻辑，然后又咬了一口面包。“可是你的舌头不会感到饥饿。”她一边咀嚼，一边嘟囔着。她用手心接住面包屑，丢到了嘴里。

“我以前非常讨厌黑面包。”他说，小时候，除非抹上一汤匙的蜂蜜，否则他绝对不碰黑面包。他妈妈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让他改掉这个习惯，她逐步加重面包的分量，到后来他的早餐变成了一大片光秃秃的黑面包，而蜂蜜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小团。

“那么我可不可以吃你那一份？”

“我是说我以前不喜欢。”他说，暗自想象琉璃壶上摆着一瓶蜂蜜，蜂蜜溢出瓶口，而周围没有一丁点黑面包。

她跪到地上，检视原木底侧。“乌拉一个人在家，她还好吧？”

他太太一点都不好。一个人的时候不好，有他陪伴也不好，即使有其他人陪伴也不会变好。用专业的医学术语说，她患了狼疮，兼具早发性失智症。而实际情况是，当她说话的时候，她会因为神经紧张而手肘发痛，左脚的知觉胜过大脑。早上离开的时候

候,他已经告诉乌拉他今天一整天都不在家,她只是眼神呆滞、一脸困惑地瞪着他,他觉得自己好像她幻想中的人物,他握住她的手,凭着记忆描述出一幅扎你好夫的画作——平静的田野、安详的花园,以及安静的村庄,直到她再度沉沉入睡。她再次醒来之时,会不会依然看到他坐在她的身边,就坐在床边。也许他只是她梦中的过客。

“她是个大人,”他终于开口,脑中却没有太多思绪,“你不必为大人担心。”

哈瓦娜蹲在原木后头,没有应答。

他始终试图把哈瓦娜仅仅看作小孩而已,她也始终顺着他的意,她似乎认为童稚与天真是两只奇想怪兽,它们早已过世,只在办家家酒的时候才又复活。哈瓦娜唯一一次去学校是她和艾哈迈德一起去那里偷了几张小孩书桌,而这些书桌被当作了柴火。但是有些时候,他觉得他们虽然年龄差距很大,历练也大不相同,却几乎具有相同的人生智慧。这种想法当然不真确,但他必须相信她是个小大人,经历着原本不属于八岁孩子应该面对的事件。她从原木上头爬下来,看都不看他一眼。

“那是什么?”他问。她小心翼翼地用手心里举起一个黄色的东西。

“一只冻僵的小虫。”她说,然后把小虫放进外套口袋。

“你想吃点什么? 要不然待会儿你就饿了。”他问。

她的小脸露出当天第一个微笑。

他们沿着路边前进,女孩加快脚步,想要弥补先前耽搁的时间。他深呼吸,试图驱散飘散在空中的柴油味,或是焦黑橡胶的废气,光亮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最起码他们不会被人认为是野狗。